

北河 编

第二集

中国当代

婚恋性爱备忘录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婚心、性爱备忘录

(第二集)

北 河 编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前言

爱是一种文明。

古往今来，性爱和爱情从来就是普遍被人们所倾心向往热烈追求的。

作为真正的人，谁不渴求爱情？谁不需要情爱？然而有多少人真正懂得爱情的真谛！面对这扑朔迷离的问题，人们何尚不在思考，不在探索。

妙龄少女谁个不善怀春？风流少年谁个不善钟情！性爱婚恋，千百年来都是男人和女人生活的中心。

每个人都将徘徊于爱的长河之中，祈祷着婚恋的幸福；每个人都将会在情爱的喜悦中不断完善自己。然而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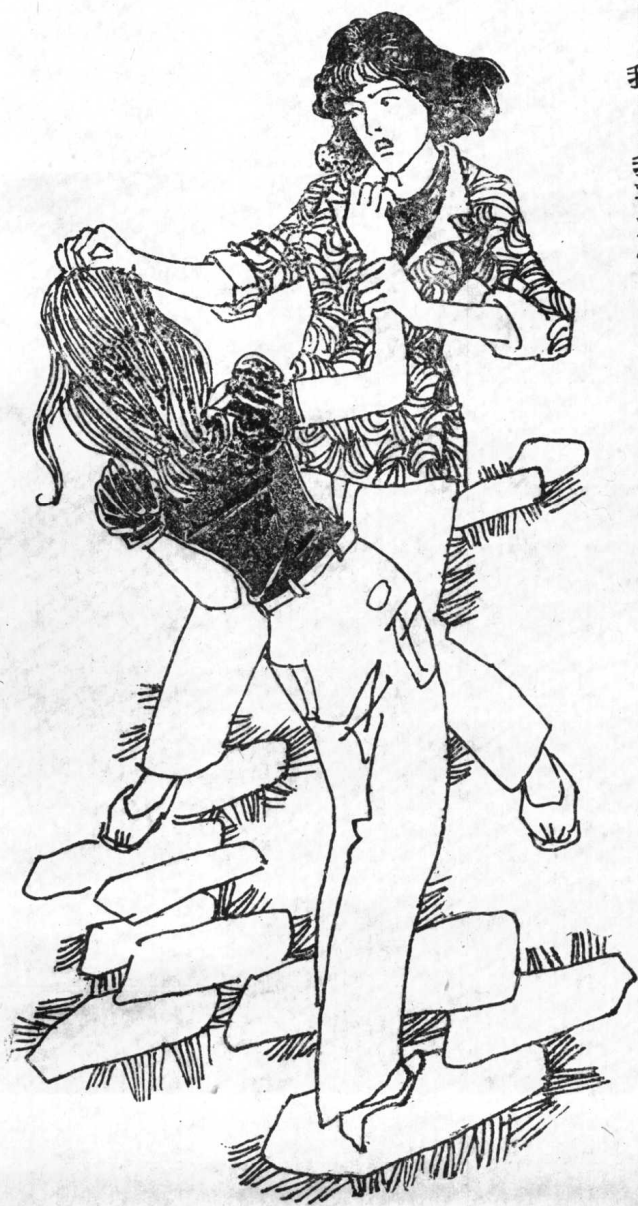
新的东西总是在困境中产生，理解总渗透着痛苦，充满了苦涩。社会的进步，新观念的不断诞生，过去曾是爱情的荒凉——空旷且冰凉，今天却骚动起来，到处充满了生命的动力。疯狂和理性，激情和道德，死忍和慈悲，淡泊和欲望，痛苦和欢乐，文明和愚昧。形形色色，林林总总，显示出现代社会光怪陆离的生息关系。面对这爱的世界，有的人得到的是无限的痛楚和怨恨，有的人却失去理智误入歧途，跌入深渊。不知还有多少人在挣扎，在呻吟！他们需要伸出温暖的手，慈爱的手，智慧的手！

本书记录的几个真实故事，深刻地反映了社会各阶层男性和女性交往、恋爱、婚姻的种种现象，并精辟地分析了这些现象的心理原因以及社会因素，给读者以思考和启示，让

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少一些痛苦，多一些幸福；少一些悔恨，多一些爱。

无疑，本书不仅仅是提供人们思考的命题，而是一部关于社会、哲学、人生的百科全书。

你，你为啥勾引俺男人？
我……我喜欢他。



目 录

鸳鸯大逃亡.....	1
中学生圆舞曲.....	49
大女婚姻选择的困境.....	92
罪犯与恋人.....	106
“黑太阳”的性爱契约.....	166
私奔之路.....	187
一个女记者和一个破碎的家庭.....	206
《中国女性》系列报告文学两篇.....	215
塔尖上的女性.....	247
中国老人婚恋面面观.....	270
上帝的忧郁	
——中国生育问题大观.....	327
十年：“爱”的松动和推进（代后记）.....	359

鸳鸯大逃亡

毕四海

爱的内容与形式无时无刻地不在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异——自由媾合，群婚，一夫多妻，对偶婚，个体家庭……

那么，是否可以说，从八十年代开始的、在我们漫无边际的农村迅猛发生的逃婚、第三者插入、家庭破裂、私奔等现象，也是一种无法避免的历史必然？

这样思考的时候，我对于波及到我个人、我的胞弟、我的心灵的这场洪水，才开始出现理解……

理解浸透着痛苦，充满了苦涩。

我的痛苦，我觉得是时代的痛苦，是中国农民的痛苦。

爱的旋涡过去之后，也许就是我们长久企盼的春水泱泱，莲荷媚笑。

——作者手记

引子：

爱情的新大陆

我们广袤的农村，过去曾是爱情的荒漠，空旷而又神秘，沉寂而又冰冷。在生活的重压之下，延续了许多年。

进入八十年代后，它开始骚动起来，充满了疯狂和理性，激情和道德，残忍和慈悲，屈辱和饥渴，淡泊和欲望，烦恼和欢乐，痛苦和快感，光明和黑暗，进化和退化，文明和愚昧……

我细若发丝的心弦在震颤，发出不可理喻的鸣响。

爱情之神已降临这片广袤的土地上，我没有理由再麻木下去。这一片大地变成了一个大腹便便的孕妇，母腹里，污血浸泡着婴儿，死朽包围着新生。这种躁动形成了一股风，席卷了无数个农村。八十年代的农村，五花八门，奇形怪状，经济的繁荣带来了爱情的复苏。在这令人振奋又令人担忧、令人欣慰又令人困惑的躁动中，有一桩覆盖面之广，影响之大的事情格外引人注目——农村男女的逃婚、私奔与日俱增。

我国几千年的历史上，也出现过这种现象，比如司马相如和文君。但那仅是星星之火。如今，在中国农村，却已有燎原之势。

逃婚……私奔……

我有些慌乱！这场八十年代的骚动也给我的家庭带来不安。一年前，我的弟弟和人私奔了，至今杳无音讯。我有着

切肤的感受，因为在七十年代，我也曾有过一次逃婚，但夭折在计划之中。

我审视着历史和现实，思索着这股热风的复杂万端的成因，凝望着千奇百怪的现象。在冲动中，我跑了三个省辖市的六个乡镇，透视了无数个心灵。

这股热风几乎吹遍了农村每一个角落，下面的数字足可以做出说明。

A市1镇1985、1986两年中男女逃婚、私奔一瞥——

总人数：30000人；

逃婚私奔人数：29人，

比例：约10000：10，

逃婚私奔者平均年龄：23岁；

男女比例：13：16。

种类：

甲——自由恋爱，横遭父母兄弟族人粗暴干涉，棒打鸳鸯，不逃便分离，只好双双出奔。

此类共14人，占逃婚、私奔者总数48%。

乙——男女“第三者”插入某一家庭，“事情败露”各种压力接踵而来。逼上梁山，相好的一对人儿私奔。

此类共10人，占逃婚、私奔者总数约35%。

丙——父母受了男方重礼，逼女儿嫁某男，女儿另有所爱抑或看中男方，但是家庭压力太大无法抗拒，只好孤雁出飞；父母执意用女儿为儿子换媳妇，女儿追求个人幸福，家中却四面楚歌，不得已，只身逃奔。

此类共4人；一律女性。占逃婚、私奔总人数的约

14%。

丁——男方为万元户，村长用权势非把丑女嫁于其男，其男不从，但是家庭迫于权势允婚。男子只好出走。

此类只1人，男性。占逃婚、私奔者总人数3%。

A市2乡1985、1986两年逃婚、私奔一瞥——

总人数：47000人；

逃婚私奔人数：32人；

比例：约10000：7；

逃婚、私奔者平均年龄：23.5岁；

男女比例：13：19；

种类：

甲——情况各各相异，却皆为自由恋爱。父母兄弟族人出于万花筒般的心理动机，行动却一律：粗暴干涉，肆意阻挠。

此类共18人，约占逃婚、私奔者总数56%。

乙——姐姐病魔缠身，妹妹前来赐顾。姐夫、小姨子同赴某厂剧院看电影，归来路上竟模仿起洋人的行径……妹妹怀孕，姐夫顾及舆论，不寒而栗，遂逃之。另有村民委员会主任某男，迷恋某工人农村之娇妻，常来家中“坐坐”，遂成奸。男人只求偷香窃玉，女人却要白发偕老。女人公开了秘密，并提出离婚诉状。其丈夫同意，离婚成。女人扬言要搬入主任家中，做二房。主任慑于重婚罪，只好弃家与女人私奔。……

此类共9人。约占逃婚、私奔总数28%。

丙——孤雁出走。此类多系女性，绝大多数为姑娘，已婚女子亦有。或因家庭收受重金，逼女非嫁某男，而姑娘根

本看不中，迫于家庭压力，只好逃婚；或因换亲，姑娘执意寻求个人之幸福，不愿意为兄弟牺牲，迫于众矢，逃之夭夭

.....

此类共5人。约占逃婚、私奔者总数16%。

B市1乡1985、1986两年逃婚、私奔一瞥——

总人数：59000人；

逃婚私奔人数：73人；

比例：约10000：12；

逃婚、私奔者平均年龄：27岁；

男女比例：25：48；

种类：

甲——此乡经济发达，临近某铁路线，周围有几个工厂矿山，属开化乡。因此，自由恋爱成功率90%以上，基本毋须逃婚即可结合，尽管也有风风雨雨。只有两对男女，或因男子四十有七，女子年才十八，他们的恋爱，被乡人讥为“老马啃嫩草”，女子家族对男方大打出手，两人只好出走；或因男方家贫，而女方为万元户。女方家庭反对，姑娘便携巨款，偕男子出游，扬言，有了孩子便回来。

此类共4人。约占逃婚、私奔者总数5%。

乙——此乡离婚率为全区农村乡之冠。家庭破裂、重新组合、第三者插入之风甚剧。千奇百怪的第三者，花花绿绿的婚外恋，沟旁堰边的私生子……总之，那种被人们讥之为“野鸳鸯”的桃色男女，此乡甚多。他（她）们中少数人，或托人找门子，离婚，结婚，先破后立；或甘居地下，既做同床异梦于家庭，又觅幽欢于情人。大多数，由于承受不住社会、家庭、官方的压力，只好私奔。

此类人数共47人。约占逃婚、私奔总人数64%。（注，其中某男领走两女，故出现奇数）

丙——孤雁出走。此乡姑娘一人逃婚者也甚多，其原因大多为追求婚姻自主而横遭家庭反对。她们中，竟有许多人是因为父母做主让其嫁某万元户，她们却看不上那些“钻进了钱眼”的人物，她们大都有点文化，于是逃向了城市，开始了艰难的追求……此乡尚有三位母亲出逃，俱因不堪丈夫虐待，离婚不成而出走。

此类人数共22人。约占逃婚、私奔者总数30%。

鉴于篇幅，B市2乡、C市1镇、2乡在1985、1986两年中男女逃婚、私奔总体情况从略。

我站在泰山之巅，看着凝重的黄河水僵滞了一般躺在齐鲁大地上。我的思绪如身边纷乱的云彩……

六个乡镇，我象顺手摸鱼一样随便抽出了它们……逃婚、私奔的总人数大得惊人。比例约为1000:1，可我国有八亿农民啊……

我惊得目瞪口呆。

这六个乡镇的逃亡者中，有三分之一的男女半年后抑或一年后回到了家乡，他们成为胜利逃亡者，他们用出生的儿女抑或处女膜的破裂致使生米煮成了熟饭，从而使得家庭、社会不得不承认他们业已成为现实的夫妻关系。他们的逃婚，只是逃脱家庭的压力。他们不存在逃脱法律的约束制裁和道德规范的干预。还有三分之一多的人，在茫茫人世流浪生存……这些逃亡者，大部分人都是负了双重任务逃亡的。一，为了躲避家庭乡里的谴责非难惩治；二，为了逃脱

法律的约束和道德规范的惩戒。殊不知，他们的私奔，使他们成了货真价实的重婚者。他们不敢回到家乡，他们成为了地地道道的罪人……

我对那些为了爱而出奔的孤雁最为担心。她们做为一个个孤独的少女，在茫茫人海中不知道要遭受什么样的非难。

那些孤雁，离开了家乡，有的进城做了保姆，做了临时工，有的流浪，乞讨。她们中的许多人，堕入了形形色色的深渊……有一个县，“严打”中抓起了十三个女流氓，竟有十个是为了追求爱的自由而逃婚的孤雁，她们进了城，当生存出现危机的时候，不得已做起了暗娼。

这一切，到底是怎么样产生的？究竟是谁的安排？

我漫步在古老的齐鲁之邦。

齐国的长城犹如一条灰蛇，蜿蜒蜿蜒。在它的脚下，一座现代化的化工厂拔地而起，钢铁的大厦几乎让人担心会把地球压迫出运行的轨道。在龙山文化的遗址似乎看得见猿猴飘拂的神农尝百草种五谷，它的旁边却又有旅游者跳起了迪斯科……

眼前的这一切，是一种历史的进化，还是一种历史的退化？

还是进化中有退化，退化中有进化？

我攀援着鲁南的一座座山岗。

爬上了一座，前面依旧是逶迤不绝的山岗。又爬上了一座。又爬上了一座。关山万重望不断……

看着眼前的一切，我时刻都在想着七十年代里的一幕一幕。那时候，我做为一个青年农民，感受到了爱的地火与潜流。

有意思的是，七十年代的潜流到了八十年代，变成了咆

岸不止的长河。

我想，七十年代的那一幕一幕，是八十年代的这一幕一幕的最好的参照系。

爱是永恒的，它藏在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，男人和女人……世上之所以产生了千姿百态的爱的悲剧，喜剧，悲喜剧，是因为社会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蜕变。爱是一个最广阔的王国，天上地下都布满了它的密密麻麻的神经，社会的变动，感受最深刻的便是爱。

第一章 爱河的咆哮与潜流的呜咽

胜利逃婚者的凯旋门

——八十年代的刺玫瑰

这是一个古老的村子。传说，亚圣公的一个孙子的孙子，在邹县混不下去了，便流浪到了这儿。

他相中了这儿的风水——头枕胡山，脚踩四季山。一条旱河缠绕了一圈，摆头而去。

他在河圈里安了家。

他在风雪中收留下一个女丐，让她做了自己繁衍亚圣血裔的土地。

后来——当然又是传说——，亚圣公的魂灵来到此地，看望他的子孙。他曾经在一个秃岭上睡过一觉，并且种下了四棵小柏树。于是，那光秃秃的、只有石头和石头、几棵青

草瘦如牛毛的岭子，便叫做圣人腿了。那四棵身高不足三尺、腰粗不过两寸、且永远不会长高长粗的小老树，也称做龙柏了。

如今，圣人腿尚在，龙柏尚在，还理所当然地做成了该县八大景之首。

这一天，放羊的孩子照旧胸前头挂了马蹄表，红太阳光芒犹在，黄帆布挎包里的地瓜干却换成了用羊易来的面包，哼着猥亵的小调，赶着他的羊群上山。

任过三年学大寨队长的老双，依然蹲在冬阳阳的“懒疙瘩”里，眯着小眼，回味着辉煌年月里摸嫂子乳头拧知青大腿的韵事……

那座著名的“凤凰楼”里，却在召开着一个不同寻常的会议。

凤凰楼三层，青砖到顶，平顶上有堆碟四道。如今砖墙颓败，砖缝里长出了瓦楞草，肥胖茁壮。

凤凰楼有着极为显赫的历史，做过这个古老的庄子的楼王，它的主人又是大地主孟宪×。如今，无论地位抑或实质都有点儿败颓了，样式旧，墙壁老，窗户朽。它的最阔最高的地位显然已经动摇，与它遥相对应的新凤凰楼无论样式抑或实质都胜过它了许多。

凤凰楼土改时易主，成了贫协主任三爷的胜利果实。孟宪×被三爷领着民兵打死，他的小婆带着刚刚出生的儿子孟庆×搬进了柴禾院子。

新凤凰楼便是在柴禾院子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，它的主人便是地主羔儿、运输专业户孟庆×。

三爷时常瞪着新凤凰楼呆呆地发恨，默默地忧心。

他仇恨自己的仇人又抖起来了，他忧心仇人突然在一天里“日鬼”他，复辟。

这时候，他的独生女儿、俏俏媚媚的枝子却嗫嚅着和他、说出了一件事——

爹……我和……庆×好了。他想、想来看看您，他去济南府给您、您买了一件羔子皮大衣……

三爷似乎听着脑子里有一根弦叭一声崩断了。他的脚后跟一样的嘴巴抖动着，却说不出一句话来。

——俺们已经……说完了。

——定……定了个球？

他心中的火腾一下旺了起来。他抓起了一根门棍，朝地下摔去。木棍断断了，茬口齐斩斩的。

——枝子，我、我不是、不是和你说清白了，你哥哥那媳妇……环（还）指球你去换巴……

——我哥？他自做自受，人家那年倒贴上门，他又嫌人家是地主。如今，地主也没人跟了，又想连累俺……

枝子眼泪流下来了两行。她想起了这个庄里七八个姐妹的命运，她们都是换亲的牺牲品，有的嫁了半截老头子，有的嫁了睁眼瞎子，有的嫁了小贼……已经有两个人上吊了。

——爹，俺……说甚也不干。

于是，三爷便摆了一桌家宴，请来了族里的“头脸”。

老鼠在地洞里哗哗地窜动，床上的破棉絮里有许多跳蚤在活跃，楼顶上，骨碌碌响着的，不知是麻雀在“捉对儿”还是蛇在钻洞……

枝子看着家里的一切，禁不住想起另一座凤凰楼里的情景……

十八英寸的彩电放射出鲜艳的色彩。沙发上，她依偎着恋人。

恋人比她大10岁，脸上刻满了风霜，线条却异常柔和。

——咱们两家有仇……

——枝子，那是他们的事。仇恨，也能继承吗？

另一个又干又硬的声音把她惊醒了。

——世界再变，仇也是变不了的。

年轻的族长、老三届高中生孟光×喝下众人敬的一圈酒后，开始教训枝子。

——你也有文化，应该有点儿牺牲精神嘛！你哥哥四十三四了，你能忍心让他打一辈子光棍？

有一股可怜兮兮的幽光朝着枝子射来。蹙缩在土炕上的哥哥，高高的颧骨让枝子胆寒。

——再说，你也别鼠目寸光，庆×眼下是很红，很肥，三五年以后，担保如何？社会主义还是共同富裕。共同富裕便是高处取土，矮处填坑。

——爷爷，你真的这样认识？

——我看得很清楚。

——那、那为什么你也去找庆×，想入他的伙？

族长脸红了，冷笑起来。

爹爹抽出了一根火柱，瞪着枝子。

——守着……兄弟爷们，你说，和那贼羔子一刀两截，要不，我便捅死你。

——爹……呜呜，你这是犯法。

——我知道。法大，还是爹大？

——呜呜，我……不说。